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經義述聞

(四)

王引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義述聞

(四)

王引之著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義述聞第八

周官上五十條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是

腊人無府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之謹案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腊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鼈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解止

掌舍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賈反疏曰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墻宮帷宮之等竝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案疏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息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賈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解舍解舍猶休止也官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解音佳賈反商子聖令篇曰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氏爲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賈反故鄭曰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蓋古義之湮久矣

敍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九嬪鄭注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引之謹案此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

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但言九嬪。而不
及三夫人。若有其人。則祭祀賓客喪紀。皆當從后而與其事。何以獨無夫人之禮事乎。夫人亦當有服。何
以共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而不及夫人乎。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魯語日入監
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竝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此無三夫人。故但云帥九嬪。鄭注謂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失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分后妃爲二。以妃爲夫人。尤誤。皆言九嬪。而不及夫人。與周禮合。
蓋三夫人之有無。經傳所言各異。解者各如其本書以說之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鄭君
於此云。夫人坐而論婦禮。於內宰職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於九嬪職云。三夫人當一
夕。皆牽合昏義三夫人之文。與周禮不合。

幣餘之賦 受其幣 職幣 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又
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曰。幣餘之賦。謂爲國營造用物有
餘。竝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
而賣之。故名斥幣。又司書以鈇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於職
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

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帔也。一曰敗衣。從支，尫，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帔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帔者，幪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餘。外府：共其財用之幣。灋：後鄭曰：灋，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灋即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敍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於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補音作幣。今本改作敝。即敝器也。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用，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即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即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帔幣，即帔敝也。字或作弊。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弊，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弊。今本餘下有衆字。辨見讀書雜誌。弊亦餘也。合言之，則曰弊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知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曰：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句首當有若作字。云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案：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若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卽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仁頻，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頻物，卽大宰之賓貢乎？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

布於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詳見布德和令下。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亘爲聲。宣之爲和。猶桓之爲和也。檀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廬諡宣。言桓聲之誤。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也。魏策。魏桓子。韓子說林篇作魏宣子。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

具脩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脩。埽除糞洒。引之謹案。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脩。爵無數。借脩爲羞。正與此同。修。卽脩也。

斂弛

小宰之職。斂弛之聯事。鄭注曰。杜子春弛讀爲施。元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疏曰。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是施專。疑惠字。之譌。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事廣。

矣。故後鄭不從之。引之謹案。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糴。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糴。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也。

贊冢宰受歲會

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引之謹案。贊冢宰受歲會。當在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不得次於月終之下。

一曰正 二曰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

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謹案：宰夫掌敍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士屬右，六驕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卽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卽師旅也。杜注：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其證二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杜注：將帥也。師旅，小失之。其證三也。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峻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

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天子之羣吏也。韋注：師旅也。失之。帥，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隱十一年。莊二十二年。成二年。襄九年。昭九年。定元年。牧正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官正酒正，則以士□□推而至於百官府皆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鞠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爲師也。互見後師不陵正下。

歲終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鄭注曰：歲終，自周季冬。疏曰：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於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引之謹案：歲終與正歲相應。正歲爲夏之孟春。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歲終爲夏之季冬，不得以爲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

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於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教。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

行其秩敍 令作秩敍

宮伯掌其政令。行其秩敍。作其徒役之事。鄭注曰。秩。祿稟也。敍。才等也。疏曰。秩。謂依班次受祿。敍者。才藝高下爲次第。引之謹案。秩敍。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第。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敍。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敍。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敍。鄭彼注曰。秩敍。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與此行其秩敍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敍。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爲之次第而頒之。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敍同意。廣雅。秩。次也。又。秩。序也。彼注訓敍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

膳用六牲 鴈宜麥 大夫執鴈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鄭注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之謹案。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膳食之宜。六食，當音嗣。膳，食。謂六膳。六食也。釋文缺音，失之。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苽，所謂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爲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六牲明矣。鴈，謂鵠也。爾雅：舒鴈，鵠。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鵠。對文則鵠與鴈異，散文則鵠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鵠。鵠，南楚之外謂之鵠。說文：鵠，鴈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鵠也。齊策：士三食不得餒，而君鵠驚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驚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此鳧，謂鴨也。廣雅：鳧，驚。鳧，鵠也。鳧，與鴨同。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鳧鴈。今本鳧，鵠。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歸而取之，甚便也。故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鵠爲鴈也。堯典：二生也。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十八，羽族部四，並引作二牲。案牲，本字。一死贊。馬融以二生爲羔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鴈則鵠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竝作二牲。蓋羔與鵠皆常畜之物，故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性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輕重已篇曰：祭日犧牲以魚是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耳。鄭未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王制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鵞也。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曰。鴈取其候時而行。引之謹案。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鵞耳。古時謂鵞爲鴈。故膳夫六牲有鴈。說見堯典二牲一死贊馬注曰二牲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集解。若非常畜之鵞。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爲鴻鴈。則中於殯。綴斃於綑。苦與雉皆爲死物。書何以獨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間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贊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鴈爲鴻鴈。執贊篇曰大夫用鴈鴈乃有類於長者。在民鴻鴈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而說苑白虎通因之。說苑脩文篇曰大夫以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白虎通曰大則其誤久矣蓋執贊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夫以鴈爲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鴈爲鵞而以爲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贊之禮。何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

賓客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鄭注曰：賓客食而王有胾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引之謹案：賓客食三字，文不成義。食上蓋脫饗字，謂賓客之饗食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其肺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盥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旄人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夏官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灋，皆其證矣。

肉物

內饗辨體名肉物。鄭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臠之屬。肉物，載燔之屬。引之謹案：載燔乃割烹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爲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殽脾臠。毛傳曰：臠，函也。說文曰：函，谷也。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鄭注曰：膚，魯革肉。及心舌載於胾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

選百羞醬物珍物 撰車徒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鄭注曰：先進食之時，恆選擇其中御者。大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引之謹案：選撰，竝讀曰撰。說文曰：撰，具也。又曰：異具也。異與撰古同聲。選百羞醬物珍